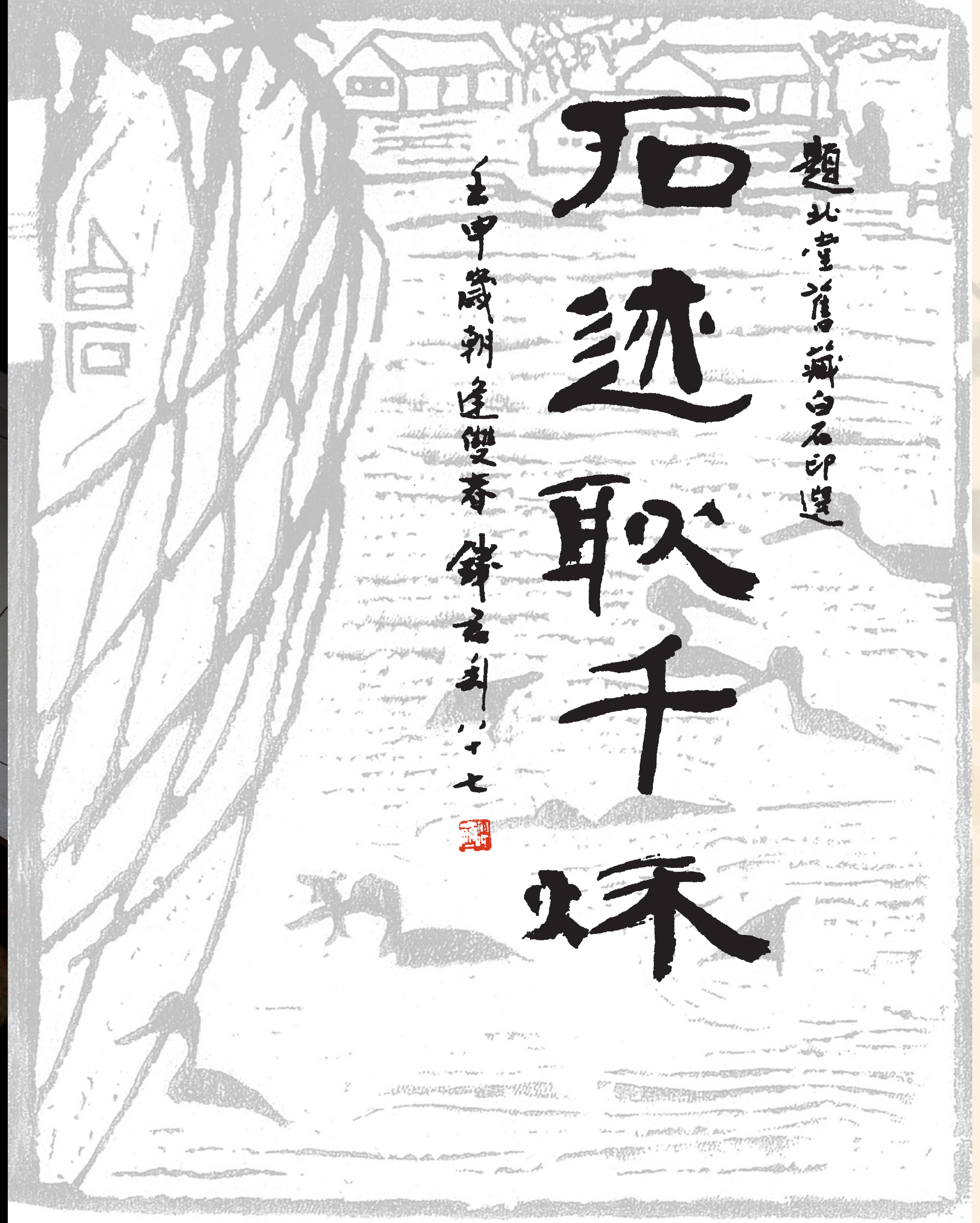

石迹耿千秋

趙北堂舊藏白石印選

壬申歲朝逢雙春 鋒石刻 八十七

松鷹是齊白石最喜畫的題目之一。迄今所知，他的松鷹圖都作于定居北京之后，從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，先后畫過很多不盡相同的松鷹圖。所見最早的一幅，是1922年的《鷹石圖》，以潑墨畫鷹欲落欲飛之狀，十分生動，鷹的造型頗似，畫法也相當熟練。北京畫院藏畫鷹小稿，稿上的題字如"尾毛九數"、"后腿宜長三分"、"爪上横紋極細"等，皆爲指導作畫的口氣。二十年代初，子如、移孫叔侄從白石學畫，這類畫稿似是他們臨寫的畫稿，白石在上面作了批注。從這些批注，可以看出齊白石對畫鷹的熟悉。《白石詩草二集》有一首題《鷹》詩："連年看汝立，嘴爪世應稀。殺氣層霄上，飛搏衆嶺低……" 標題之下注曰："余親眼看立于大楓之枝，常數年不去"——這顯然指在家鄉時對鷹的觀察。我們雖未見齊白石居京前的畫鷹作品，却很難說他早年没有畫過鷹。

白石畫鷹及題詩，多有所寄。他的家鄉多松多飛禽，畫松畫鷹不免勾起鄉思。天津藝術博物館藏《松鷹圖》題："戊午避亂湘山，携吾孫阿移起居長松之下，感慨何如也。" 再如《題畫鷹》詩："振羽何曾獵一圍，無窮搏擊只私肥。如今四面全開網，淺草平原一縱飛。"、"祝網無驚四面深，當年擊處尚搜尋。終朝立此好泉石，要洗搜尋處處心。" 這些詩畫把鷹比做搏擊搜尋的"英雄"，它們占據"好泉石"，但常常不過"只私肥"而已，他希望這種狀况有所改變。這是身處軍閥混戰年代的平民百姓，對"英雄"們的期望與不滿。

當然，齊白石作畫并非都有寄寓。作爲猛禽，鷹體現着一種剛健有力之美。把鷹畫得真實生動，筆墨蒼勁有味，不題詩人們也能獲得某種精神享受。齊白石畫鷹，追求真似生動，把鷹畫得精氣活現，有雄視蒼茫大地之慨。把鷹與松畫在一起，不僅是因爲鷹常落松枝，也因爲松元身具有一種挺拔不凋、不懼風雨的品質。在近代畫家中，高劍父、高奇峰、潘天壽等也喜歡畫鷹。在高氏昆仲筆下，鷹奔放而蒼凉，似有一種英雄落魄感；在潘天壽那裏，鷹和禿鷲更接近于一種雄怪博大的精神象征。齊白石畫的鷹就是鷹本身，它們與蒼松巨石爲伍，是人的自然對象。這種不同，與畫家的個性和創作方法有關。

齊白石畫松鷹體現着力量，有時還洋溢着對英雄的渴望頌美之情。但老人筆下的松鷹，從來不一味强悍，而總是在强悍中含着清峻、颯爽，和某種程度的孤獨感。老人也很少畫雄鷹窺視松鼠鳥雀，或者捕捉與躲藏的種種狀態。這與他畫小鷄捕食、螳螂舉刀一類有情有趣的畫面相當不同。畫雄鷹有肅然景仰之意，畫鷄雀草蟲則有親切愛憐之情。此外，白石老人特别用情于勾畫那些尖細的松針，它們繁密、修長，似有風動，如聞濤聲。不因寄寓崇高之意而淡化大自然的多姿多彩與真實感，是齊白石藝術很可注意的特色。

白石有畫松詩曰：

本大根深高不危，九霄鱗爪縱横飛。

千年雪色不凋壞，任汝寒風盡力吹。

——郎紹君《齊白石的世界》

998
齊白石(1864－1957)　松鷹圖
立軸　設色紙本
款識：△悲鴻先生法家論定。戊辰（1928年）十二月，齊璜贈。
△寄萍堂上老人四百〇二甲子時畫。
△余之老屋在湘潭之南一百裏白石山下，因以地名爲字曰白石翁。有白石翁三字印。友人常言前朝有同字者，余又刊一印加以山字，老年嘗二印并用，使來者知其故也。白石山翁記。
印文：白石翁、白石山翁、木人、老齊
出版：1.《齊白石畫集》中華書局1932年7月發行，樊增祥題簽，徐悲鴻作序，吴昌碩題詞。
2.《齊白石集》圖四七，太平洋圖書公司，1974年1月出版。

QI BAISHI　EAGLE AND PINE TREE
hanging scroll; ink and color on paper
292×35.6 cm.　115×14 1/8 in.　約9.4平尺
RMB: 8,000,000 — 10,000,000